

家事

老家的小狗

老虎不哭

我不喜欢宠物,总担心猫狗会带来各种污染,更有多个隐患,比如病菌传播、突然的叫嚣或攻击,影响家人正常生活。

但这次回老家,我才发现,原来小狗真是通人性的。

因为担心节日里高速总是大堵车,我提前两天就赶回了父亲家。父亲知道后,非要从镇上的房子赶到乡下老宅,说要拿点东西让我带回自己家。

我不放心,傍晚时开车陪他一起回了乡下老宅。一到家,父亲就叫唤小狗,说小狗很通人性,帮他看家的,几天没回来,很是担心被药狗的人套去了。

我安慰他说,都过节的,估计那些人也没放假,不会这么没道德。

叫唤了几声,还是不见小狗的身影,父亲只好把带回的猪骨鸭骨什么的放到狗窝边的瓷盆里,接着就是张罗给我带回的东西。只见他一会儿拿米,说是从邻居家买的,没有城市的那些化学农药;一会儿他又去装鸡蛋,说是散养鸡生的营养好。

正当我抱怨父亲不要麻烦,我那里多的是的时候,一个小黑影轻轻巧巧地闪了过来,围着父亲高兴地上蹦下跳,然后又围着我呜呜地转来转去,在父亲说家里人之后,小狗很是亲热地舔舔我的皮鞋。

旁观父亲看到小狗后的喜悦,以及招呼它吃饭时的自然,我的鼻子忽然一酸,母亲已经走了,哥哥还没康复,需要大嫂全职照顾,老家全靠父亲一人艰难支撑着,从祖宅到镇上,他既要照顾哥哥,陪同乘公交,去医院挂号、买药、安排食宿,还要扛下全家所有的重担,买米、买菜、收拾屋子,还要顾及亲眷间的家长里短,要知道他已经70多岁了,按道理也该颐养天年了,可我早已扎根在几百里外,除了几个不痛不痒的电话,无法给予老家一点切实的帮助。

父亲扎好米袋,装好鸡蛋,就锁门和我一起往外走,但小狗一直前窜后跳地仿佛不让我们走,忽紧忽慢地缠着我们跟到离老宅很远的河边、桥上,父亲跟我说,要凶狠地吼它回去它才会停下来,不然能一直跟到镇上。

在我们狠心呵斥后,小狗很快停下了欢快的脚步。我借着依稀的夜色,回看竹林里萧索的老宅,想象当年全家团聚时的欢声笑语,更忧心父亲的孤单落寞时,忽然看见老家的小狗像一个小小的黑影静静地蹲坐在白白的水泥桥上,仿佛目送我又一次离家远行。



闲情

北京布鞋

金汉儒

我家有一双北京布鞋,很普通,但它已是有些年代的老物件了。我几次想扔掉,总是见鞋生情,于心不忍。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戎边于内蒙古大青山脚下。有一年回家省亲途经北京转车,看时间有余,就匆忙奔赴西单商场去淘宝,终于买到了自己向往已久的一双北京布鞋。

据说,这个品牌的布鞋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由于产地在北京又是纯手工制作,量产稀少,能买到它,真是幸运。

我带着极大的新鲜感和满足感,马上换上这双时髦的鞋子,游览了北京故宫,还参观了人民大会堂、军事博物馆,也是一生中难忘的时刻。

经过这一次北京之行的体验,证明了这款北京布鞋穿着轻便、舒适,不穿不知道,一穿脱不了,果真是名不虚传。

在之后的军旅生涯中,这双鞋随我一起到过天津军粮城,边劳动边学习;一起奔赴过大同的军工煤矿,亲身经历矿井生活;一起来到上海军校受训锻炼。让我特别自豪的是,驻守在巍巍青山旁,背靠大青山,脚踩乱石滩,战士不畏难,誓志保边关。风里来,雨里去,忙忙碌碌的脚步声,伴随着战鹰的轰鸣声,声声冲云霄,我贡献着无悔的青春。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回到地方工作时,北京布鞋在本地市场上还很少见,属于珍品。出门走亲访友,上班下班,始终有它伴我左右。市区内的大街小巷,都有它的足迹。武进、金坛、溧阳等地所辖的乡镇、乡村小道及基层网点,也都有它的踪影。

随着经济的发展,单位业务的扩大,我因公外出的机会增多,最爱穿的还是这双北京布鞋。它先后跟着我去过南京、镇江、扬州、南通、苏州、成都、宜宾、重庆、济南等省内外城市。走南闯北,跋山涉水,数十年来不离不弃,助我完成了不少任务及工作目标,有苦劳更有功劳。

现在,市场开放又繁荣,鞋的品种多样,款式时尚,但北京布鞋以其独有的风格与特点优势,被广大消费者逐步认可,特别是我们这辈人,始终是它的忠实粉丝,这些年来,我买了一双又一双北京布鞋。

有事无事出趟门,穿上一双合脚、轻便的北京布鞋,也是一种健康、快乐的享受。我想,虽老旧,还是留着它吧,留下的,是不变的初心与情怀。

感动

人在旅途

戴年陶

得知姜华忠即将来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第一中学之后,我兴奋得一夜未眠。

姜华忠是我大学同学,毕业后执教于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后任前黄高级中学国际分校副校长,江苏省特级教师。这次他受常州武进区援建尼勒克县工作组委派,前往尼勒克一中参加为期一个月的柔性援疆。

我们这批组团式援疆教师是2月份抵达尼勒克的,主要任务是教育教学,姜华忠这批柔性援疆教育团是9月4日到达尼勒克的,主要任务是教育研究。

姜华忠一行14人经过短暂的休整和适应之后,随即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状态。作为专家级教师,他的第一要务是听课和评课,每天的听课表都排得很满,听完课后他都及时和上课老师深入交流和研讨,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此外,他还承担着青年教师的专业成长工作,为青年教师举办了一系列的讲座,并签约武进和尼勒克两地中小学备课组合作共建事宜。

当然,我们这批2月份来疆的老师也没闲着,依然延续着每天繁忙的工作节奏。

正因为彼此都忙碌,直到两个星期之后我们才有机会约了一次饭,算是为远道而来的老同学接风。能在千里之外的新疆邂逅,算是一种缘分了,能在遥远的边疆一起支教,也算是此生无憾了。

一天早晨在乘车的路上,我们聊起了尼勒克县乔尔玛烈士陵园守护员陈俊贵的英雄事迹。

在新疆,有一条穿越天山山脉、贯通南北疆的公路,堪称公路建造史上的里程碑。这条公路耗时十年,集数万官兵的力量,在悬崖峭壁与森林雪山间穿梭,这条路便是217公路,又称独库公路。独库公路始于北疆独山子市,终于南疆库车市,这条史诗般的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于1983年9月建成通车。为了修建这条公路,数万名官兵奋战10年,其中有168名筑路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所以又被称为“英雄之路”。后人在独库公路上修建了乔尔玛烈士陵园,来缅怀为修建独库公路而英勇牺牲的官兵们。

陈俊贵便是众多修路大军中的一员。1980年4月6日,前方筑路部队被暴风雪围困在天山深处,部队面临断炊的危险。他和战友一起从山上向驻守在山下的部队送信求救,路上饥寒交迫,班长把剩下的最后一个馒头留给了他,自己则因体力不支倒在了雪地上,临终前希望死后能埋葬在附近的山上,永远守护着战友和这条路。陈俊贵因右大腿被冻坏成了残疾军人。1984年,他退伍回到辽宁老家,担任电影放映员。1985年10月,他看到《天山行》这部电影时,镜头中的那一幕幕仿佛如昨日。他想到班长的临终遗言,作出了改变他一辈子命运的决定,重新回到埋葬班长的天山脚下,陪伴班长,成了烈士陵园守护人。2014年2月10日,陈俊贵被评为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

聊到这里,我们都陷入了沉思。168位修路官兵长眠在天山脚下,他们是开路者,是拓荒者,将自己美好的青春和宝贵的生命献给了边疆,比起这些先驱者,我们这些援疆教师所做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我们只有以更加高昂的斗志和更加出色的工作来告慰先烈的英灵。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姜华忠的柔性援疆行将结束,临别之际,彼此都有点依依不舍,恨时光匆匆,叹相见渺渺。

老同学,一路顺风,常州再见,把话话援疆。



分享当下生活中的好事、喜事、逸事、憾事、糗事,呈现社会生态,反映新鲜生活。

E-mail: 951893466@qq.com